

好记

著

远方的 石牌楼

岁月沉淀中的百姓世情书
这曲田园牧歌荡漾着苍凉，也饱含着热望

那背影就幻化成父亲的背影。很快，那背影又幻化成无数张老人的脸孔，他们都睁着枯槁昏涩的眼睛看着他，那殷殷的目光里好像是祝愿，好像是期盼，又好像是托付。



远方的
石牌楼



好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方的石碑楼 / 好记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108-8124-4

I. ①远… II. ①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11814号

远方的石碑楼

作 者 好 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河北盛世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413千字
版 次 201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124-4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天晴下雨，也不管过年过节，麻园子的老汉苑建书早晨睁眼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先打一个大大的呵欠。

啊……嗝……嗝嗝嗝……

乡间寂静的黎明衬得这声音更显著。这不，屋外的鸟儿受到惊吓后，扑棱棱振翅而逃。老伴杨满婶也趁势使劲伸了个懒腰，坐起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他们相信此时住在正房两边偏厦子房里的大儿媳春子、二儿媳琴琴、三儿媳翠翠，还有刚进门尚未圆房的四儿媳四姑娘必定也都先后起来了。

正值阴历十月，天亮得晚。这时，窗户纸微微泛出一点白光，屋里还黑乎乎的，各房都没点灯。建书老汉立过规矩，只要不是赶着织布纺线做针线，一概不得点灯。灯油贵啊！早起穿衣服点什么灯？各人的衣服放在哪里自己还能摸不着？功要常练，账要细算！别看每天早起穿衣服就这么一会儿工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少点那么一会儿灯，能省不少灯油哩！

苑建书昨天进了趟县城，卖了几样东西，样样都比他原先预计的价钱好。出城往麻园子走的时候，他就在想，抗战胜利了，听甲长欧有根说有三种粮和捐都不用再交了。物质不灭，既然是不往外交了，就等于自家多了三分收入。高兴之余，他已走到城边卖石条的铺子闲转了一趟，问了问石材的价格。老板报出的价格便宜得让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修一座石牌坊也花不了多少钱嘛！建书带着少有的兴奋心情回到家，刚进门，老伴又跟他说了两个好消息：一是老四从山上带信回来，叫屋里腾挪地方，准备堆放从山上搬回来的七八挑东西；二是老大回来听说老四他们三弟兄在山上忙不过来，就自己担着箩筐要上山去帮忙。高兴的事情凑到一块儿，着实让老汉睡了个好觉，也做了一连串的好梦。

此时，建书提着土巴烧制的夜壶摸着黑通过堂屋、客房、灶房去上茅房。往茅房走的时候，他还沉浸在似醒非醒的梦境中。刚才，他又梦见去世多年的双亲。两位老人还是生前的那个样子，也不知他们在那边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只见他们坐在堂屋里，神态平静，不像是走了远路的样子。想来，两位老人在那边的家应该离麻园子不远，他们在那边干的活也不太重吧？爸啊，妈啊，你们在人间干的活太重太苦，到了

那边，阎王也该体谅你们一些，让你们干些轻松的活吧！你们必定是知道儿子今年进项多，知道昨天儿子心情好，要不然，怎会又用那种赞许的目光看着儿子微笑呢？你们一定也在帮我算账，支持我攒钱买田置家业吧！虽说阴阳两隔，你们却暗中一直在替我操心哩！这么多年了，每逢建书家里有大一点的进项，梦里就会看到两位老人赞许的目光。苑建书清楚地记得，父母第一次向他投来这种目光时，他才十二岁，那是因为他以弱小的身子不声不响拼着劲帮父亲修茅坑赢得的。

修茅坑对普通农民来说绝不是小事，是既要花钱又要投入很多劳力的巨大的家庭工程建设。修一个茅坑和猪圈所花的费用和工夫比修两间普通房子多得多。茅坑是一个长方形的坑，有一人搭手那么深，四周全是用拳头大小的石头排成双排，一层层砌起来的。每砌一层，就要抹一层石灰砂浆。池子砌好了，四周又要用拌和了桐油的石灰砂浆搪一遍，先用一把细竹棍将其拍打平整，待灰浆干一些，再用棕树叶子使劲拍打，使其不存留缝隙。之所以要这样，就是要保证将来装盛水粪不致渗漏。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能不能积到足够的水粪，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池子修好了，又要在上面棚上石板，石板上面是猪活动的场所。石板要靠铁锤和铁钎从月河滩上散落的大石头上艰难地往下剥，一般十块石头才能剥成一块，真是极其艰难的活。

修茅坑和猪圈的时候，苑建书十二岁，刚从牌楼坝上完学，回家开始劳动，天天起早贪黑光着身子从河里挑石头，在粪坑里拍打砂浆，从而赢得了父母充满爱怜和赞许的目光。建书记得，那天他挑石头摔了跤，膝盖蹭破了一块皮坚持咬着牙挑，母亲让他休息，他硬是不干。母亲便把他拉到身边，摸着他的头说：“建啊，人家的独生子都给大人惯着，我跟你爸没有惯你。不是我们不心疼你，是我们没本事，没给你攒下家财，以后全要靠你自己挣生活，过日子啊——不过，我和你爸都相信你有志气，肯定会比我们有出息！”说完，眼泪长流地看着他。他一挺腰板说：“妈，我以后要买很多田，要像牌楼坝颜家那样盖大瓦房，修石牌楼，让你和我爸享福！”母亲紧紧地搂着他说：“我儿行！我儿一定能行！”

唉，老人都去世这么多年了，当年许下的大愿，今年才有了一点点眉目，一定要再加把劲！苑建书这样想着，一路从睡房、堂屋、客房、灶房走进猪圈。圈里的两头肥猪早就被他吵醒了，双双站在槽头，隔着栏杆哼哼着迎接主人。建书老汉摸着它俩胖胖的黑头，估算着它们的重量，折算着能够换回多少钱来。算的结果很让老汉满意，于是，他又给两头猪挠了会儿痒才离开，穿过客房回到堂屋。



建书老汉咳了好一阵，待平息了，才直起腰来打开堂屋门。天麻麻亮了，清晨的风很新鲜，同时也有点扎人皮肤。老汉在堂屋门外站着，一面用手指头使劲磨蹭光光的头皮，一面用眼睛向两边偏厦子房的窗户扫了一眼。他很满意，各房的动静告诉他，儿媳妇们按时起床了。

二

这是一个标准的陕南庄户人家的小院。正房是坐北朝南的三间瓦房，中间是堂屋，左边的房子是苑建书老两口的睡房，右边的房子前半截是客房，后半截支了架织布机。堂屋正面的墙上支了块木板代替神龛，上面放了香炉碗，墙上用红纸贴了“天地君亲师”牌位。神龛下面左边墙角放着一口粮柜，右边墙角堆放的是油汪汪的碗、碟、杯、盘等酒席用具。这是用来租赁给周围的人户过喜事办酒席用的。紧挨着碗堆的是两个木架子，上面放着油汪汪的蒸笼，也是租赁给别人办酒席用的。建书老汉会做厨，别人请他的时候顺便也就把这些用品租赁了。堂屋的前半截放了一张大方桌，桌上套放了一个圆桌面子，一家人全围在桌边吃饭，也不显得拥挤。右边房子的前半截说是客房，其实也是通往灶房和猪圈的过道。在这上面的竹笆楼上支着老四、老五、老六三弟兄的床铺。三间正房两边是偏厦子房。左边有三间，最里边的就是和两个老人一墙之隔的大儿子苑华家和媳妇杨春子的睡房。中间有一间房原来是磨坊，现在支了两架织布机、两把纺车，算是机房。机房外边那间房是三儿子苑华业和媳妇欧翠翠的睡房。正房右边也有三间房（最里边的是灶房）。挨着灶房的是二儿子苑华兴和媳妇王琴琴的睡房。他们外边那间房原来是老四他们三弟兄的睡房兼放杂物的，如今，四儿子苑华旺未圆房的媳妇欧家四姑娘进门了，便腾给她做睡房。今年正月初一开始，建书老汉发动全家人一齐上阵，用墙板在房子外筑了一道五尺多高的土围墙。麻园子的土质是白沙土，筑的围墙很结实。又因老大苑华家在牌楼坝王家石灰窑上干了活，老板说工钱开不够，给了些石灰顶替。建书怕光用石灰搪墙墙面太白，目标大，招人嫉恨，就在石灰里掺拌了一些黄泥。现在，从颜色上看围墙是泥巴的，其实是石灰的，不怕雨淋风蚀。墙上面还盖了青瓦。院子前面，老汉临时修了个大门，上面用青瓦盖了个“人”字顶。大门修好以后，反倒成了老汉的心事。每天早上他一打开堂屋门，就觉得这门太矮太小，很不称心。此时，他的目光又在那大门上停下了，

心里说：“先将就，总有那么一天，我把你和外面的石牌楼通盘来修！”

昨天从县城回来，建书老汉就按照石材铺老板报的石材价格把牌楼坝颜家石牌楼的建造价格粗略估算了一遍，然后从看得到自家的房子开始，一路上不断地从各个角度端详麻园子，越看越觉得在大门前修一道石牌楼好看。回到家，他把东西一放，就急匆匆地到竹园子外边那个长势像乌龟的红石包上去细细看了一阵，觉得那是他麻园子的风水所在。如果能在麻园子修上石牌楼镇庄子，补补风水，自家后人应该会像颜家那样出人才。

听父亲说，颜家到“德”字辈的四老爷跟前是六个儿子，都成了才，实现了由富到贵——程先生说了，贵不是能够用家产衡量的。苑建书也有六个儿子，能不能由不富到小富，再到小贵呢？儿子这辈是“华”字辈，建书给他们按家、兴、业、旺、仁、和排下来，分别叫了华家、华兴、华业、华旺、华仁、华和。他不敢奢望自己的后人能比得上颜家的后人，只希望在他们这一辈上实现新的跨越。苑家以前一直是佃户，租别人的田种，且两代单传，到建书这辈有了六个儿子，也算有了点家底，眼下把儿子媳妇们聚在一起干活过日子，花费少、收入高，正是攒钱起家的好时机。程先生曾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贵族是什么概念？应该是有钱有德有学问吧！建书掰着手指算过，从过去到现在，牌楼坝的地界内能算得上又富又贵又有些价值的人也就三家。过去是牌楼坝的颜家，人家是先富，后来就又富又贵了；再是余家淌的余二爷余鹤年，也算是又富又贵；还有牌楼坝的程先生，他不算富，只是不穷，但人家算得上贵。余者像黄泥包的黎五爷、下埡子的黄老万、堰塘湾的翠翠她爸，这些人虽有不少田地，也请长工，吃租子，当东家，放高利贷，充其量也就算个土财主，根本上不了台面——唉！说人家，咱自己呢？那六个冤孽以后能不能有出息呢？每次想到这里，建书老汉就要长长叹一口气，自觉儿子们不尽如人意。建书老汉如是想着。

眼下最让老汉不悦的就是老大苑华家。照苑建书最初的想法是要沿袭传统，子承父业，将来让老人在麻园子守业，当家。因为有了这个想法，老人在牌楼坝上完三年学后，苑建书就没再让儿子进城上学。老大刚上完学那几年还算听话，父亲叫他学着种庄稼，他就下田种庄稼，叫他学织布，他就学织布，而且布织得还算不错。后来他变了，变得不爱说话，总是拗着来。苑建书猜想他是不满意家里让老二、老三进城读书，而没让他也去读书，后来老二到药房学医，又去当铺学徒，老三到西安上军校，更是引起了老大的反感。反正在老二、老三进城读书没多久，老大就不再下地，也不织布了，总一个人在外面跑。老大在外面游游荡荡地过了几年，渐渐就到了该成



家的年龄。苑建书想，赶紧给他找个媳妇放在家里，把他的心拴住也好。正好，满婶在杨家湾同宗族的家门中有个兄弟的姑娘大了，名叫春子，托满婶给帮着找婆家。满婶见过春子，觉得这个远房侄女长得还过得去，家里又没有亲戚什么的，如果把她给老大做了媳妇，既亲上加亲能照顾这个侄女，也可以拉近她这个后娘和老大华家的亲情距离，同时，还能省一笔彩礼钱。满婶把这想法给苑建书一说，建书也觉得这主意不错，很快就给华家把春子娶了回来。春子初娶回来时，老大也没什么表示，日子就那么平平淡淡地过着。只是，他还是喜欢往外面跑，今天这儿明天那儿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个定准。苑建书和满婶都用不同的方式劝说或责备过老大，但不起作用。老大和春子就这样淡而无味地过了几年。后来，春子给老大生了五斤子，两个老人发现老大好像对春子好了一些。正当他们觉得老大可能会在家里安心务农时，突然发现他更闲不住了，频频往外跑，有时一两个月不回家。在外跑得时间越长，回家后老大对春子就越冷淡。你说他对媳妇不满吧，又没听他们吵过嘴、打过架；你说满意吧，又没见他们有过笑脸。为了劝老大回心转意，苑建书曾把六个儿子叫到一块教训老大说：“苑华家，你是当大哥的，首先应该给五个兄弟带个好头！你是在牌楼坝程先生手上上过学的。我不说男人要像圣人说的那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话有点大，不过修身、治家这个最低要求还是要讲的。我也不敢指望你们有多大出息，我家里穷，识字少，供不起你们，也教不了你们。我想，你们至少应该做到有智吃智，无智吃力，箩筐、扁担各有用途吧？你们至少应该能尽力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吧？人在世上走一趟，总不能不尽自己的那份力吧？更不能闲着吃白食吧？你当老大的，总不忍心第一个就让我对你失了望吧？”教训过了，没起什么作用。后来，苑建书又骂过老大，也不见起效。时间长了，累了，老汉也就懒得再管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老四慢慢就大了，不用父亲教训，自己主动替田里地里的活操起心来。既然有老四操心田里地里的活，苑建书就更不理睬老大愿不愿意在家待这件事了。如今，老大的儿子五斤子已经开始懂事了，他这个做爷爷的就更不能当着孙子的面训斥儿子了。前辈子冤孽，由他去吧！反正大儿媳春子又不吃闲饭。今年，老大还算说得过去，除了挣回来几担石灰，还不情愿地给家里交了点钱。昨天从城里回来，听老伴说老大主动提出上山给老四他们帮忙，这让建书心里非常安慰。

除老大华家没定型，老五、老六也没定型。老五十六岁了，上了三年学，回来后，就一直跟着老四干活。他人本分，不爱说话，建书觉得他以后最好能吃一碗拿薪水的现成饭，可找哪个来帮这个忙呢？老六十三岁了，也上了三年学。他整天吵吵嚷

嚷的，有些不安分，有点老大的苗头，怕是指望不住。好在老五、老六都听老四的话，倒是都没闲着。观察观察再定老五、老六该干啥吧！反正，一家人除了三个孙子，其余的都没闲着。

儿子中最让苑建书省心的就是老四。眼下是他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老四太懂事，太顾家，也太勤快了。正因如此，家里一直离不开他，他也就没能上过一天的学。所幸，老四自己也没在父母跟前明显表达过不满。他脑子灵醒，虽没上过学，但能写自己的名字、阿拉伯洋码数字，在外面别人骗不了他。他是学手工艺的材料，没正式拜过师，却学会了一大堆手工艺。织布、弹棉花、木工活、泥水活、做厨、做瓦样样一学就会，上不上学也就无所谓了。很多人凭一样手工艺就能一辈子养家糊口。老大不愿意子承父业守家管家，那就等着以后让老四来顶这个缺吧！

想来想去，眼下真正让建书老汉操心的倒是老二、老三两个上学最多的儿子。对这两弟兄来说，不是将来有无饭碗的问题，而是以后能不能为这个家遮风挡雨和撑持门面。老大华家曾打算分家单过，只是没敢当面跟父亲提，建书也就假装不知道。老汉的主意是坚定的——家不能分！谁也别有这个非分之想！如果分了家，他对老二、老三的扶植就会半途而废。他们两弟兄那点薪水勉强够自己零花，那屋里的媳妇、娃娃谁养？还有，他们需要求人，需要送礼，需要修灶房，需要修茅房，全都需要花钱。他们花得起吗？再说，家里只有十五亩薄薄的水田，产的粮食有限，风调雨顺的年月，东拼西凑，卖这卖那，还勉强不致断顿，一旦遇到灾年，一家人吃饭就没保证。假如分了家，家家都不好过。凑在一块过，能省好多事，积攒的钱就能办点最要紧的事。按今年的势头，苦不了几年，就可以买些田，再盖房，修大门，也弄个石牌楼。最关键的是，再有一两年，老二、老三的前程问题也总该有个眉目吧！就算他们干得眉目不大，有了这几年积下的家底，分了家也不致伤筋动骨。对，就是要扶植老二、老三。至于老大，只要他不胡来，能养活他自己就行！

“叭！叭！——叭！”圈里传来猪叫，好像是一头猪把另一头咬了。这几声叫又把建书老汉的思绪拉到两头猪上——从来没喂过这么大的猪，而且是两头，又那么肥，那肉能卖不少钱啊！明年也再不缺油吃了。于是，老汉又想到老四——老四真是能干，已经挑回那么多东西，说山上还有七八挑东西呢！人说农家娃一旦长到七岁，只要有人带，就不会吃闲饭。老六就应了这个说法。因为有老四带，他就成了半个劳力。既然山上还有很多东西，何不索性再买两头瘦架子猪往肥里催，一转眼就是钱！昨天在城里看了，肉价好，啥价都比以前好，要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屋里过日子还要



再省俭点，只要能卖钱的都卖成钱，尤其是价钱好的，一点都不留。攒钱，买田，置家——“爸，起来了！”

建书老汉正沉浸在心头的喜悦中，四姑娘从房里出来到正房去帮婆婆满婶梳头，她从建书身边走过时，招呼了公公一声。建书知道自己应该离开堂屋门了。试想，几个媳妇一会儿起来经过这里上茅房，他这个当公公的杵在这里，像什么话！

老汉赶紧到磨棚里取了小粪扒，打开大门走了出去。

三

扛着挂有粪戳箕的粪耙子在田坎上转悠，这对建书老汉来说如同一个戏剧演员拿着道具在舞台走一圈碎步。这是他每天早晨在开始一天正式劳作前的热身运动。

苑建书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说：“农民就要像个农民。要是在太阳出来之前还没打开大门，要是家里的男人早上脚脖子上没有沾上露水，那么，这家人就败定了。”建书一直记着父亲的教诲，一年四季，坚持早上在窗户纸泛白之际起床。同时，他也不容许家里人睡懒觉。

苑建书打开大门后，第一件事便是扛着粪扒和粪筐，迎着晨曦，踏着露水绕着房舍在田边地头绕一圈，有粪拾粪，没粪也能醒醒脑子，看看外面有没有变化。他出了大门向左走，先经过一座烧瓦的窑。这座窑有些年头了，现在，这个院子所有房子上的瓦都是从这个窑里烧出来的。这几年，建书不烧瓦了，因为烧瓦不如织布。过去是娃娃小，劳力不值钱，让他们砍柴烧瓦很划算。如今，娃娃大了，又有了四个儿媳妇，家里有三台织布机，一家人都会织布，有烧瓦的工夫不如多织些布划算。经过瓦窑，是一溜梯形的水稻田，两溜水田中间有一段上坡路。坡走完了，最上面是一个大大的泡冬田，田坎有三尺多高。这个田不仅栽水稻，还兼有水库的蓄水和养鱼功能。秋天稻田里不需要水的时候，就将鱼抓起来，大的留下吃，小的集中在泡冬田里过冬。等第二年稻田蓄水了，又把这些鱼抓起来投放到别的田里去。这个泡冬田蓄的水多，万一第二年春末整秧田缺水，也可以救急。这个田是当年牌楼坝颜家捐给县中学的学田，苑建书当甲长的时候，这个泡冬田从种水稻到喂鱼、蓄水都由他从县城里的大财主秦么爷手上承包着，每年能赚一些稻谷，收获一些鱼。后来，他辞了甲长专心织布，这个泡冬田就让新任甲长欧有根承包了。眼下，田里的水已经灌满，清亮清亮

的，偶尔能看到水面某处眨一眨眼睛，那一定是有鱼在动弹。建书已记不得是从几时开始，每年正月初一，大清早开门头件事就是从瓦窑那里起步沿着梯坎路往上走，一口气儿走到大泡冬田的田坎上。父亲说过，正月初一早上出门要先把一样东西扔到房顶上，然后再开始走上坡路。是的，父亲说过一定要走上坡路，千万不能走下坡路。要不然，这一年都会不顺。真是好笑！记得他还很小很小时，正月初一一早，父亲就带着除夕晚上刚换了新衣的他走这么一段上坡路，来到大泡冬田的田坎上。父亲指着南边黄泥包上的关帝庙、戏楼，还有青石板路，以及牌楼坝的石牌楼给他讲黎家先人的故事，讲关帝庙的神圣，尤其细述颜家及其石牌楼的去和现在。每当这时，建书就发现父亲苍老、苦闷的脸上红光闪闪的，一向歪斜的身子瞬间就站直了。须知父亲的身子是不直的啊！他的左肩当年长时间长脓疮不能挑担子，再重的担子只能用右边的一个肩膀去挑，久而久之，身子就半边高半边低了。父亲不易啊！从祖父手里接过了颜家这片苕麻地和泡冬田那边五亩水田的租种权后，硬是凭着勤劳和厚道感动了颜家。颜家后来以象征性的价钱把月河北岸这十五亩石坷垭苕麻地和西南角上紧挨毛狗子洞的三间茅草棚“卖”给了父亲。那天，颜家老爷对父亲说：“贵时啊，我本来不想问你要钱的。可我反复想，不要你的钱，你就不吝惜土地的金贵，你的后人也就不吝惜土地的金贵。这块苕麻地是我们颜家最早买得的土地，那时候老人家可是拼了血本才买得的，想来想去，还是要收你点钱的。以你能出得起的价钱卖给你，你以后也好给你的后人讲先人白手起家得不容易。”父亲没有辜负颜家老爷的深情厚谊，他用右肩比左肩矮下去一寸，整个身子往右倾的代价，盖起了三间土墙青瓦的正房，又盖了灶房及猪圈。这房子修得结实，直到现在也算得上是不错的房子。也是在父亲手里，十五亩苕麻地初步变成水稻田。虽说田不好，但毕竟是水田啊！父亲是七十六岁去世的。老人家走的时候，建书已有了三个儿子，结束了苑家两代单传的历史。老人家已经很欣慰了。今天想起这些事，一切情景都像是刚刚发生过的。让建书欣慰和自豪的是，如今他也有六个儿子，和当年颜家有六个儿子相吻合。父亲去世这些年，建书一直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不能泄气！一定不能泄气！”凭着这口气，迎着父亲母亲那赞许的目光，他硬是在自己手上盖起了正房两边的偏厦子房，娶回了几个儿媳妇，东一挑西一挑地挖土挑土，给父亲改造的水田上铺了一层新土。

几只水雀啾啾地叫着飞来落在田坎上。它们偏着头羡慕地看着一只长嘴的鹭鸶在泡冬田最里边的那个泥包上吃东西，然后就一会蹦，一会飞，也在水田边上寻找食物。刚才河岸上还弥漫着的散雾正一点点收起。东边的天际开始露出日出前的亮色。



建书老汉站在泡冬田的田坎上，很轻松就看到了牌楼坝的石牌楼。突然，那里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继而就慢腾腾地飘起了一股淡淡的烟尘。建书想，这么早就放炮，要么是有人嫁女，因为婆家住得远，需要早些发亲；要么是有哪家老人过世了，赶在太阳出山前发灵出殡。牌楼坝是水田窝子，家庭虽有穷富，但日子一般都能凑合着过下去，不管红白喜事，都还是想办得响动大一点。看着石牌楼，想着今年家里的各种进项，建书老汉的心情非常好。现在，让我们也借着老汉的好心情，搭乘着他那兴奋的思绪，顺着他的目光把麻园子周边的环境熟悉一番吧！因为，我们后面的故事都将在这里发生。

月河从凤凰山主峰铁瓦殿北坡流出，经过大西沟、大堰沟、二堰、三堰，在离麻园子不远的地方向南拐一个弯，流了几百米，又向北拐了一个弯，在河岸崖壁上被水凿成了几个洞，叫“毛狗洞”。毛狗洞后面有个小山梁，叫“马王庙”。庙西边是徐家湾。徐家湾的西南是杨家湾。水向南再向东流一段，形成了一个几丈高的黄沙砾悬崖，崖下有几个能供人避雨的洞穴，人们叫它“叫花子崖”。河水再向南又向东。河南岸毛狗洞后面的一片起伏不平的坝子和河北岸叫花子崖后面的坝子统统称“麻园子”。毛狗洞那面的南麻园子北边是石坷垃平地，南边是高台子水田。它的再南边有条小河叫“稻草沟”，流到黄泥包下边的黄板堰时，便汇入月河。稻草沟的南面有一段高高的黄褐色高台，上面有座坐北朝南的关帝庙，庙的对门有座戏楼。戏楼两侧都有房子，演戏时供演职人员用，平时是保队部的人在那办公、开会。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有山东某中学的两个年级班在那房子里住过。黄泥包以南以东都是平展的水田和高低起伏的旱地。紧挨着戏楼住的这个大院里的人都姓黎，是当年从广东迁来的。黄泥包那边还有几个院子分别是堰塘湾、王家院子、鞍子沟、堡子梁，团包等。再远一点又有牌楼坝、甘家槽等。

牌楼坝最早的住户姓杨的占多，那时叫“稻草街”，后来因为有了石牌楼才改称“牌楼坝”。颜家人先是从牌楼坝进了县城，后来又进了省城，远走高飞了。离开牌楼坝前，他们把家乡的田产或是捐，或是半送半卖处理给了老佃户，其中牌楼坝杨姓人得到的田产最多，所以到现在杨家人都视颜家的祖坟为杨家的祖坟。目前，颜家在牌楼坝唯一的亲戚就是外甥辈的程子本程先生。程先生是牌楼坝小学唯一的教员，往往是一家人中父子俩都曾是他的学生。他既是教员也是医生，既教书也看病。这些年学校停办，他就只是看病了。程先生看病和开处方都不收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那十几亩上好的水田，够一家人吃喝了，还要收啥钱？”关键是他的儿女个个有出

息，全都在外面做事。他看病纯粹是一种消遣。遇到家境不好的，程先生往往还倒贴一些药。于是，约定俗成的，附近扯草药的人都主动送他一些药。颜家原来的两处房产也都捐了，就是现在的乡公所院子和目前还锁着大门的小学的院子。颜家当初还给县政府和县中学分别捐了三十亩官田和二十亩学田，所以县政府、县中学每年也会有人来问候颜家的外甥程先生。

说了麻园子南边，再说北边，也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苑建书所居住的这边。这边的地势比南边要高出很多，总体上比黄泥包的地势还要高。因此，站在泡冬田坎上就能看见黄泥包，乃至整个牌楼坝的情况。因为月河从西而来，突然向南再向北绕了两次，使北麻园子向南凸。南边紧靠月河的是建书家的十五亩苎麻地改成的水田，再后边是学田和官田。学田和官田都由县城大财主秦么爷代为管理，因为周边的水田大部分都是秦么爷的。

官田向北不到一里路，就是从西边的汉中到东边的白河，再到襄樊武汉的汉白公路。路那边的院子叫“下垭子”。顺公路往上走一段就是高粱铺，再往上是上垭子和草沟。下垭子往北走再过一条小河是余家淌。这里的余二爷是县城以西最大的财主。他在县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下垭子也叫“黄家院子”。黄家最大的财主是黄老万，他让身体残疾而独身的弟弟开了一个小杂货店。麻园子苑家经常在这个小店里买东西。叫花子崖后边的田坝子中也有个大院子，叫“水鸭子坝”，也叫“欧家院子”。

好了，在浏览麻园子的地理方位后，再交代一下它的行政隶属。这会儿的乡下基层政权是乡、保、甲，一个院子一个甲。麻园子是独家庄，它归水鸭子坝管。水鸭子坝、黄泥包等几个院子属牌楼坝乡第一保；下垭子、高粱铺等属牌楼坝乡第二保。麻园子处在几个保的交界处。

四

苑建书从泡冬田坎上开始，已绕着田边地角走了一大圈。现在，他的粪戳箕里只拾到一泡果子狸粪。果子狸粪很容易辨认。因为它最爱吃的是拐枣，所以从肚子里拉出的屎里全是拐枣籽粒。果子狸是野味中的上品，长得像刚满月的小猪，肉滚滚的，很肥。它的肉像猪肉，但又肥而不腻。猎人到了冬天总以能打到果子狸为快事。

建书听说徐家湾的徐猫子是个没德行的兵油子。他有枪，爱打猎，没野物打的时



候就见啥打啥，连别人家的猫啊狗的他都打。他还会打鱼、插鳖、抓蛇、捉老鼠，反正啥都敢吃。只听人这么说，也不知是真是假。建书想，反正不能让人知道我这门上出现了果子狸。不然，徐猫子不来，其他打枪的人也会来。果子狸也是一条命，它又没害我。爱打野物吃的人有啥好处呢？真没看见他们中有走运的人。到头来，要么是眼花了，把人当野物打了；要么是失了手，被野物咬死了；要么就是得了些怪病，叫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反正一条，我麻园子的人不准吃野物肉——“嗨！真是老了。怎么遇个啥事都会勾连起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心事来？”建书拍拍脑袋，准备往家走。年里日子不多了，还有一堆活要往前赶呢！后天牌楼坝逢场，趁价钱好，赶紧把机子上的布扯下来卖。抗战完了，隔三岔五地就能碰运气买到洋纱线。后天卖了布，再买洋纱线，织两匹洋纱布卖。两匹洋纱布卖得的钱可以买线织成四匹布。嗨！家里那个老婆子咋这么犟，本来今年布价好，家里收入也好，正是攒钱的好时候。她硬是犟着说过年要给家里人在外面置件新衣裳，犟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跟我使性子。算了，那就依了她吧！也行，外面置件新衣裳，里面的就好办了，多补几块补巴，一将就就是几年。庄户人家，笑垢甲不笑补巴。穷要穷得起，穷得清白，穷得硬气；再穷，身上得洗烫利爽，不能窝窝囊囊，邋里邋遢，让人可怜，让人厌恶。

“建书表叔，早啊！”

建书老汉正在想心事，不料水鸭子坝的甲长欧有根招呼了他一声。

“有根，你也这么早？”建书看了看牌楼坝方向说，“太阳还没出圆呢！”

“你不是都捡粪回来了吗？”

“我这贱骨头，睡不着喽！”

“你是勤快惯了。”有根说，“哪个不晓得你们一家人一年四季是天麻麻亮就娃娃大人都起床？”

“也是没办法哟！耍，哪个不想要嘛！”建书想，有根既然这么早就上门来，一定是有事，遂主动问，“你是有啥事想说吧？”

“看，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哩！”有根为难地说，“我那个布本来是不急的，现在得害你劳累了，想请你给我赶一下。”

“急着用？”

“是这，”有根咽了口唾沫说，“红坎子曾家说他们看的日子要改。定在腊月十八办喜事，昨天把礼都过过来了。”

“不是说明年二月吗？”

“可不是？突然昨天就打了报日，过礼来了，说年里就要接。我说不是说好了明年二月的吗？我现在啥都没准备好。曾家亲家悄悄对我说，是因为世道不稳，怕又要打大仗，想趁现在还能偷着过安稳日子，赶紧给娃们把喜事办了。”

“既然女子给人家了，要接就接吧！女子大了，早成家也早交代一件事。”建书突然想起一件事，便疑惑地问，“你不是前几天才对我说再不会打仗了吗？我还指着世道安稳，好一心一意多织点布，多攒点钱啦！”

“那天我在乡公所开会，张乡长拍着胸脯说再不会打仗了嘛！还说蒋委员长把共产党的毛泽东从陕北请到重庆，说好了，不打了。还说抗日粮、抗日捐、抗日税都不会再收了，壮丁啥子的也不会拉了。这才几天，好像又不太对劲了。”有根指着地外边那个长得像乌龟，也就是北麻园子往南凸向河中的那块暗红色沙砾质的大石包说，“我们到那里去说会儿话。”

“到屋里边喝茶边说话呀！”建书说。

“这么早到屋里不方便。”

有根先往前走。建书担心被有根看见他戳箕里的果子狸粪，就趁有根不注意把戳箕顺手放在路里边的高处。两人来到红石包上蹲下来，有根轻声对建书说：“我不是包着秦么爷的那个泡冬田吗？大前天，秦么爷过生日，我去送礼。原本想送到就走，么爷非要留我吃饭。饭桌上，我听得客人私底下说国民党马上就要对共产党下狠手了，还听说要在各行各业清剿共产党，还有人说十年前在北山打富救贫的火镰砭人何继周在共产党那边当了大官。快要起席的时候，我们那席有个书生模样的人喝醉了，站起来说：‘我近来对当前的世态总结一下，大家看对不对。现在世上的人就两个字，三种态度。两个字嘛，一个是偷，一个是趁。这偷嘛，又分两种。老百姓嘛，无非是想偷着过安宁的日子，可就是安宁不了；当官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打着干公事的旗号干着私活，藏着私心，夹着私货，偷着捞油水占便宜。这个趁嘛，就是趁机会浑水摸鱼。有的人趁着抗日，趁着清共，干黑心事，发昧心财。你们看，我总结得对不对？’他的话把满屋子人都吓坏了。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吓得脸色煞白，赶紧用手捂了他的嘴，其他的人赶紧就溜了。我也赶紧溜了。我识字不多，可往回走的路上细想那人说的话，觉得说得挺有意思的。这些年，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有这事？”建书说，“你莫说这个人文墨还就是深。像我们这样的人心里有苦，有委屈，可就是说不出来。经人家这么一说，就好像是帮着你把自己心里憋着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我就是想偷着过过安宁的日子，只是不晓得天保不保佑。”



“这些年也真是把人熬煎够了。唉，算了，天大由天，我们也没办法。你尝尝我的烟吧！”有根把一袋烟装好，用手掌把烟袋嘴抹了一把递给建书说，“我今年收了点烟叶子好得很。我给秦么爷送了点，他尝了以后，赶紧把叶子放进床底下藏着说要留着自己抽。你抽一袋尝尝？”

“我戒了。”

“你光想攒钱，老了还戒啥子烟嘛！”

建书从有根手里接过烟袋尝了一口，连声说：“好烟！真是好烟！”

“再捡起来？”

“不，戒了就戒了。”建书也用手掌把烟袋抹了一把还给有根说，“走，跟我拿布去！”

“过几天再给我吧！后天逢场你先卖。”

“我们两人客气啥嘛！”建书说，“眼下洋纱线价钱合适，我想后天买两匹布和洋纱线。既然你家菊菊要出嫁，这是家里多大的事！你先把我的布拿去用。那是上好的线，我亲手织的。”

“那多不好意思！”

“莫说了，走。”

有根走了两步又对建书说：“表叔，我还要麻烦你。一是请你让老四给菊菊弹床棉絮；再是请你腊月十七给我做酒席。”

“大动？”

“不大动，只请要紧的，十来席吧！”

“我让你五典叔去，再让老四给你在厨房打杂帮忙。”

“典公那眼睛行吗？”

“十来桌，典公比我做得还好。不是还有老四吗？说好，老四是给你帮忙。”建书说，“做厨这个活是熬体力的。到了闻着油烟子就吃不进东西的时候就做不成了。我现在坐在案子上不是忘了这就是忘了那。论体力，我不如典公。这两年三十晚上我做的团年饭，你表婶总是嘟嘟囔囔地说有盐没油的不好吃，怪我好东西没做出好吃喝。我嘴上硬邦邦地顶她，心里倒是佩服她嘴上刁，偷工减料没能瞒住她。我已经做不好了。”

“那好。”有根转念又问，“老四在山上该快回来了吧？”

“就这几天吧！”

“要是山上的东西挑不完，给我说一声，我帮你喊活路上山去挑。”

“那可就说定了！”

典公是四姑娘的父亲，也就是老四苑华旺的准岳父。他比有根高一辈，住在团包的小沟口上。前年，他把左眼害坏了。建书让他做厨，其实是想帮他。按当地风俗，厨师进厨房上案板时，主人要给上案礼。礼金是一个大工一天的工钱加一条毛巾、一块胰子。这属于工钱以外的打赏。厨师如果需要给主家送礼，有这份礼金就够了，这叫“厨师送礼不用湿脚”。厨师回家的时候，主家除了给工钱，还按例要送四个蒸菜。建书推荐典公给有根做厨，就是想变相接济他。

建书带有根进大门的时候，家人都起来了。这个月是大儿媳冯春子轮伙。此时，她正系着蓝色的长围裙从灶房里提了一瓦壶开水到客房来，准备往老三带回来的那只保温壶里灌。她的个子比较小，性格也有点怯懦，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她在这个家里受着欺负。她见公公带着有根从外面进来，就怯怯地站在一边，微笑着向有根打招呼：“有根哥早！”

“你才早哪，开水都烧好了。”

这里正说话，长脸、高个儿的三儿媳冯翠翠从灶房那边的茅房里走出来。她人没到就先搭话说：“甲长先生早啊！”

“哦哟！我啥时给变成先生了？”有根和翠翠同姓同派行，见了面总爱开玩笑，“我听说妹子到了一趟安康城，没想到一下子变得这样洋火了！”

翠翠见有根和她开玩笑，就故意把腰扭了扭说：“来，看看妹子到底洋火了没有？土巴里打滚的，再洋又能洋到哪里去！”

苑建书不经意地瞥了翠翠一眼。他不喜欢三媳妇的做派。前不久，老三从汉中到安康出差，顺路把她带到安康住了两天。回家时见她把头上的辫子解开烫了个波浪头披在肩上。她还买了件新潮的学生装上衣，走起路来故意把腰扭来摆去的，说话也总是安康长安康短的，惹得老汉很不高兴。见翠翠有些做作地跟有根开玩笑，建书故意支吾她说：“有根哥年里要嫁菊菊，得提前取布回去染，你们今天都得赶一赶活了。”

“昨晚上都织到半夜了，现在膀子还又劳又酸呢！”三媳妇做作地伸了个懒腰，打了半个哈欠。

“年里没日子了，赶一赶吧！”

“好嘞！”三媳妇懒懒地向外面走去了。

有根羡慕地说：“表叔，你们家硬是没一个吃闲饭的人。翠翠在娘家时都笑她是懒蛇，咋一到你们家她就不懒了？她啥时学会织布了？”

